南軒集 五

書

南軒先生文集卷第二十

書

答朱元晦秘書

示及諸君操舍出入之說呂子約所論病痛頗多後二說亦頗得之然其間似未子細按孟子此章首以牛山之木爲喩又以夜氣爲說而引孔子之言爲證以明人之不可不操而存也心本無出入然操之則在此舍之則不在焉方其操而存也謂之入可也本在內也及其舍而亡也謂之出可也非心出在外蓋不見乎此也無

又

示以所定祭禮私心亦久欲爲之但以文字不備及少人商量今得來示考究精詳甚慰論議既定須自今歲冬至行之乃安但其間未免有疑更共酌之古者不墓祭非有所略也蓋知鬼神之情狀不可以墓祭也神主在廟而墓以藏體魄體魄之藏而祭也於義何居而烏乎饗乎若知其理之不可行而徇私情以強爲之是以僞事其先也若不知其不可行則不知也人主饗陵之禮始於漢明帝蔡邕蓋稱之以爲盛事

菓則以爲與原廟何異情非不篤也而不知禮
不知禮而徒徇乎情則隱廢天則非孝子所以
事其先者也某謂時節晨省當俯伏拜跪號哭
掃洒省視而設席陳饌以祭后土於墓左可也
此所疑一也祭不可䟽也而亦不可數也古之
人豈或忘其親哉以爲神之之義或黷焉則失
其理故也良心之發而天理之安也時祭之外
冬至祭始祖立春祭先祖季秋祭禰義則精矣
元日履端之祭亦當然也而所謂歲祭節祠者
亦有可議者乎若夫其間如中元則甚無謂也

此端出於釋氏之說何爲徇俗至此乎此所疑二也大低今日之定祭儀盖將祭之以禮者苟無其理而或牽於私情或狃於習俗則庸何益乎鄙見不敢隱更幸積思卻以見教廣往復卒歸於是而已至於設席升降節文皆甚縝密穩當它日論定當共行之且可貽之同志非細事也

又

近伯逢方送所論觀過之說來某前日洙泗言仁中亦有此說不知如何大抵以此自觀則可

以察天理人欲之淺深以此觀人亦知人之要
也岳下諸公尚執前說所謂簾窺壁聽者甚中
其病耳伯恭昨日得書猶疑太極說中體用先
後之論要之須是辨析分明方眞見所謂一源
者不然其所謂一源只是臆度想象耳但某意
却疑仁義中正分動靜之說蓋是四者皆有動
靜之可言而靜者常爲之主必欲於其中指二
者爲靜終有弊病兼恐非周子之意周子於主
靜字下注云無欲故靜可見矣如云仁所以生
殊覺未安生生之體即仁也而曰仁所以生如

何周子此圖固是毫分縷析首尾洞貫但此句似不必如此分仁義中正自各有義初非混然無別也更幸見教

又

中字之說甚密但在中之義作中外之中未安詳蘇季明再問伊川荅之之語自可見蓋喜怒哀樂未發此時蓋在乎中也只如是涵養才於此要尋中便不是了若只說作在裏面底道理然則已發之後中何嘗不在裏面乎幸更詳之

又中庸之云中是以中形道也喜怒哀樂未發

之謂中是以中狀性之體段也然而性之體段不偏不倚亭亭當當者是固道之所存也道之流行即事即物無不有恰好底道理是性之體段亦無適而不具焉如此看尤見體用分明不識何如忠恕之說如來諭精義序引亦已亡疑言仁已載往返議論于後今錄呈所論一字若如老子以形而下者言則可與二三通數若如知言指道而言則難於復與器通數二三也心譬之水一節某意謂孟子只將水無有不下比人無有不善意味極完性情之理具矣今將心

譬之水去水上用意差錯許多字固不爲無義
但恐終費力耳所論知言中餘說再三詳之未
有疑可復也

又

天命之謂性所解立言極明快但率性之謂道
竊疑仁義禮智是乃道也今云循性之仁則有
所謂父子之道却恐費力更幸瑩之又如審其
是非而脩之則知之教無不充之類亦未穩當
兼此首章三語以某所見更須詳味伊川先生
遺書中語某亦方欲下一轉語俟却錄去求教

也在中之說前書嘗及之未知如何中者性之體和者性之用恐未安中也者所以狀性之體段而不可便曰中者性之體若曰性之體中而其用則和斯可矣

又

示及中庸首章解義多所開發然亦未免有少疑具之別紙望賜諭也所分章句極有功如後所分十四節尤爲分明有益玩味但家語之證終未安家語其間駁雜處非一兼與中庸對其間數字不同便覺害事以此觀之豈是反取家

語為中庸耶又如所引證及其成功一也之下
有哀公之言故下文又有子曰字觀家語中一
段其間哀公語有數處何獨於此以子曰起之
耶某謂傳世既遠編簡中如子曰之類亦未免
有脫略今但當玩其辭氣如明道先生所謂致
與位字非聖人不能言子思蓋傳之耳此乃是
讀經之法若必求之它書以證恐却泛濫也不
知如何又如云此一節明道之隱處此一節明
道之費處亦恐未安君子之道費而隱此兩字
減一箇不得聖人固有說費處說隱處然亦未

嘗不兩具而兼明之也未知如何

又

按固陵錄游公元符三年十月庚戌除監察御史今已改定攷其言行而泝師友之淵源體之吾身而明義理之正當下句中字固有未安元晦欲作即其所至而益求其所未至恐亦未安盖方建祠作記使學者知所景慕而遽云求其所至則語意似迫露學者將未能識其所至而遽指其所未至在薄俗不得不防其然也今更定云即其所至而益究夫問學之無窮則可見

向上更儘有事意味似長也不知如何

又

仁之說前日之意蓋以爲推原其本人與天地萬物一體也是以其愛無所不至猶人之身無分寸之膚而不貫通則無分寸之膚不愛也故以惟公近之之語形容仁體最爲親切欲人體夫所以愛者言仁中蓋言之矣而以所言愛字只是明得其用耳後來詳所謂愛之理之語方見其親切夫其所以與天地一體者以夫天地之心之所存是乃生生之藴人與物所公共所

謂愛之理者也故探其本則未發之前愛之理存乎性是乃仁之體者也察其動則已發之際愛之施被乎物是乃仁之用者也體用一源內外一致此仁之所以爲妙也前日所謂對義禮智而言其發見則爲不忍之心者非謂義禮智與不忍之心均爲發見正謂不忍之心合對義禮知之發見者言羞惡辭遜是非之心是也今再詳不忍之心雖可以包四者然據文勢對乾元坤元而言恐只須曰統言之則曰仁而已可也或云天地之心其德有四云云而統言之則

元爲善之長人之心其德亦有四云云而統言之則仁爲人之心如何前日所謂元之義不專主於生物者疑只云生物說生生之意不盡今詳所謂生物者亦無不盡者矣在中之義程子曰喜怒哀樂未發只是中也盖未發之時此理亭亭當當渾然在中發而中節即其在中之理形乎事事物物之間而無不完也非是方其發時別爲一物以主張之於内也情即性之發見也雖有發與未發之殊而性則無内外耳若夫發而不中節則是失其情之正而淪其情之理

然能反之則亦無不在此者以性未嘗離得故也不識如何

又

觀所與廣仲書析理固是精明亦可謂極力救拔之矣然言語未免有少和平處謂當循前人樣轍言約而意該於緊要處下鍼砭聽者肯思量當自有入處不然我雖愈極力彼恐愈不近也如何如何比見報承有改秩崇道之命竊計自有以處之矣兩日從共甫詳問日用間事使人歎服者固多但以鄙意觀之其間有於氣稟

偏處似未能盡變於舊蓋自它人謂爲豪氣底事自學者論之只是氣禀病痛元晦所講要學顏子却不於此等偏處下自克之功豈不害事願以平時以爲細故者作大病毉療異時相見當觀變化氣質之功重以世衰道微吾曹幸聞此理不可不力勉也有如孤陋正望切磋之益焉此外尚有一二事可疑此便頗速俟後訊詳列

又

某近年以來竊見尊兄往來書問之間講論知

見甚異曉肯每用敬歎且因得以開益其愚陋者固非一端獨恨相去之遠顧以未得詳日用間事爲念盖子路有聞未之能行惟恐有聞古之人於其知見之進則又顧其躬之所履每患其不及而惟懼其有所偏焉故能日新而不疚此某所以亟欲詳聞用工進德之實以爲相觀而善之益也幸共甫之來可以詢問則首訪而盡請焉得之共甫者亦多矣其所以慰鄙心而增歎仰者固不用言獨其間有使人不能無疑者切切偲偲之義則在所不敢默也聞兄在鄉

里因歲之歉請於官得米而儲之春散秋償所
取之息不過以備耗失而已一鄕之人賴焉此
固未害也然或者妄有散青苗之譏兄聞之作
而曰王介甫所行獨有散青苗一事是耳奮然
欲作社倉記以述此意某以爲此則過矣夫介
甫竊周官泉府之說強貸而規取其利逆天下
之公理而必欲其說之行用奉行之小人而必
欲其事之濟前輩辯之亦甚悉矣在高明固所
致悉不待某一二條陳而其與元晦今日社倉
之意義利相異者固亦曉然度元晦初亦豈有

所取乎彼哉特因或者之言有所激作遂欲增加而力主其事故併以介甫之爲亦從而是之是乃意之所加不自知其偏者也譬之有人焉於此執權以稱物之輕重初未至於偏也或指而告之曰　爲　矣執權者主其說曰吾猶覺此之輕也於是復就其所指之處增之使重而其偏始甚矣且元晦謂介甫青苗爲可取者以其實之可取乎抑以其名之可取乎以其實則流毒天下固有顯效以其名則不獨青苗凡介甫所行其名大略皆竊取先王之近似者非特

此一事也竊取之名而何取乎且介甫自以其爲鄞縣嘗貸穀而便於民故以謂可行於天下執一而不通天下之務立法無其本用法無其人必欲其說之行故舉天下之異己者盡歸之流俗於是求合其說者無非趨附之小人旣欲其事之濟則用其說之合者小人四出以亂天下其勢則然也介甫初亦用程明道及呂晦叔輩其意豈不用賢而以其天資視呂惠卿之徒爲何等哉惟其欲其說之濟故擯異而用同卒至棄仁賢而任群小也今元晦見吾行社倉於

一鄉爲目前之便而遂以介甫之事爲有可取無乃與介甫執鄞縣所爲而遽欲施之於天下者相類乎似不可不周觀而深察也此雖爲一事然明者胷中因人激作而爲之增加斤兩以至於偏則懼其有害耳又來者多云會聚之間酒酣氣張悲歌慷慨如此等類恐皆平時血氣之習未能消磨者不可作小病看前書亦嘗略及之矣某每念人心易偏氣習難化君子多因好事上不覺乘快偏了者曰偏則均爲偏耳又虞元晦學行爲人所尊敬眼前多出己下平時

只是箴規它人見它人不是覺己是處多它人亦憚元晦辨論之勁排闢之嚴縱有所疑不敢以請深恐諛言多而拂論少萬有一於所偏處不加省察則異日流弊恐不可免念世間相知孰踰於元晦切磋之義其敢後於它人況某之不肖朝夕捄過不暇正有望於藥石之言是亦求教之一端惟深察焉

又

某幸粗安日往城南水竹間翻閱簡編或遂與一二士留宿頗多野趣不覺伏暑之度惟是歲

月易徂每　學不足之憂耳共甫甚得此方人
情然所以望之者固不宜少不滿也開府之初
舉動多慰人意其樂義之風亦不易得耳前書
所講及與岳前諸友書於鄙意大抵無可疑仁
說岳前之論甚多要是不肯虛懷看義理某近
為說以明之亦只是所論之意却似稍分明今
録呈其間有未安處某昨得晦叔書却肯相信
更俟相見與面剖也

又

來書披玩再四所以開益甚多所謂愛之理發

明甚有力前書亦略及之矣區區並見別紙嗣
有以見告是幸中庸所引家語之證非是謂家
語中都無可取但見得此章證得亦無甚意思
俟更詳之所改定本亦幸早示得以攷究求教
克齋銘讀之無可疑者但以欠數句說克己下
工處如何敬齋箴皆當書之坐右也洙泗言仁
中當仁不讓於師之義舊已改孝悌爲仁之本
巧言令色鮮仁之義今亦已正并序中後來亦
多換却納一冊去上呈所謂觀書當虛心平氣
以徐觀義理之所在如其可取雖世俗庸人之

言有所不廢如有可疑雖或傳以爲聖賢之言
亦須更加審擇斯言誠是也然所謂虛心平氣
者豈獨觀書當然某旣已承命而因敢復以爲
獻也某近作一拙齋記併錄往幸爲删之安國
所寄書冊今附去數見别紙石屏一枚似勝前
如何共父之勢想必此來異時却易得便第未
知尋見之日懷向殊不勝情耳中庸集解俟更
整頓小字欲盡移作大字又恐其間逐句下有
解釋難移向後俟師聖之説多可疑然亦有好
處也魏元履栻兩次作書託虞丞附去不知何

故不達來諭皇恐豈有此哉今復有數字往問其疾且謝之也子飛家事聞之傷心其子之喪恐亦宜早歸土也

南軒先生文集卷第二十

南軒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一

書

答朱元晦秘書

共父相處二年心事儘可說見識但覺日勝一日亦不易得作別殊使人關情也君臣之義要須自盡積其誠意庶幾感通是間若有一絲毫未盡則誠意已分爲能有動乎孟氏敬王之義所當深體也所寄諸說亦略觀大槩林擇之思慮甚䚍可重可重鄙意有欲言者不敢隱容後便一一寫去共講論也近來此間相識却是廣

仲勝叔甚進德差已入書院生徒十五六人但肯專意此事者極難得耳

又

示書并見所與共甫書論校正二先生集事然有說焉前次所校已即爲改正七八後來者雖 見共甫云老兄又送所校來偶應之曰若無甚利害則姑存此本乃胡氏所傳者既而欲取一觀則亦因循而共甫亦忘送來此則不敏之過也然豈謂胡氏本便更不可改耶前日答兄書猶云後來者未曾見也答書之次日

折簡徵子共甫而得詳觀其間當改處甚多方此參定又二日而領來教若以爲一時答共甫之言忽而不敬與夫因循不敏之過則可若謂有私意逆拒人則內省無是也今以所校者改正近二百處矣當時胡家本極錯已是與諸公校過常恨此間無別本得兄校正甚幸如定性書前後語豈可無又如辭崇政殿說書表當在上殿劄子之後此極精當能發明先生正大之體有益於後學然其間有鄙意所未安以爲不當改者亦不敢曲從如必欲以泝流爲沿流猶

子爲姪是也沿乃是循流而下更無別說泝流窮源則可見用力底氣象也試嘗思之稱兄弟之子爲姪無他義只是相沿稱耳稱猶子猶或庶幾焉當時先生此兩處稱猶子亦復何害若謂是文定改此兩處則胡爲他處不改也若此等却望兄平心易氣以審其是非焉已作簡共甫并亦時有數字注在所校卷子中想共甫須送往尙有欲改及可見告者毋惜却簽此卷見示庶成完書耳栻每念斯道知之爲難知之矣請事之功爲難氣習之不易消化也而可長予

人告之以有過則喜比爲進步於仁伸由所以
爲百世師也况如淺陋得來書警策之甚幸嗣
此無替斯義爲望栽亦不敢有隱於左右也讀
所與共甫書辭似逆詐億不信而少含弘感悟
之意殆有怒髮衝冠之象理之所在平氣而出
之可也如何如何相察相正朋友之道吾曹當
共敦之程先生集既有舊本可據當不憚改但
心疑數處亦當注一作於其下所以存謙退敬
讓之心下諭敢不深領

又

其前之召蓋是此間耆績有不可掩然善類屬
望在此行也數目來聞二竪補外第未知所以
如何若上心中非是見得近習決不可邇道理
分明則恐病根猶在二竪去復二竪生不然又
恐其覆出爲惡若得有見識者秉此時進沃心
妙論自發其姦批根塞源洗黨與一空之然後
善類朋來庶有瘳乎

又

復和仇虜使命交馳痛心痛心陳應抹時通書
極知憂國但未見所以濟之之策已去復召却

又供職所不能曉想數得相見但今日所謂正
人端士固有之惟是不知學不敢期望以向上
事業耳湖南緣向來有位者惠姦長惡養成郴
賊共父到頗能明信賞罰上下悅之今鄂兵集
者五千人若措置得宜當數月而定但今時一
鍾議論待盜賊只知有招安正如待仇虜只說
和一般此賊躁踐三路殺掠無數渠魁豈可不
殲焉特散其黨與可耳郴桂盜賊幸有平定次
第但安輯反側撫存凋瘵正惟匪易如病癰疽
須消盡毒氣使血脉貫通方為無事共父甚留

意偶來告有便介草草復附此

又

近世議論眞所謂謀其身則以枉尋直尺爲可以濟事謀人國則以志親苟免爲合於時變世間號爲賢者政墮在此中況其它哉此風方熾正道堙微率獸食人甚可懼也吾曹但當相與講明聖學學明於下庶幾有正人心承三聖事業耳

又

諭及易與天地準以下一章細看惟文義聯屬

處猶有所未達方更詳之恐有定論幸見教近看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恐正是謂易書之義蓋與上四句立語同後一句乃是總括聖人作易所謂生蓍倚數立卦生爻理義皆窮理盡性至命之事也不識如何

又

某今夏止酒又戒生冷意思頗覺勝常每一味善啜飯耳昨見所與劉樞書聞郡中既以再辭之狀申省今且當謹俟之也伯恭閑居深山間想甚勝向來聚生徒之多聞亦有議之者會得

其詳否伯逢止酒甚勇在渠識爲不易也所論
釋氏存心之說非特甚中釋氏之病亦甚有益
於學者也但何有於我哉文義細詳之只是謂
此數者非獨有於我正欲學者進於此也政程
子謂勉人學當如是也吕氏之說識是添字較
多若尹氏謂人孰能若孔子者哉又恐以若字
易有字亦恐未安也大意固是聖人示人以近
故以此數者自居若曰孰能若我則又恐非聖
人辭氣耳吾有知乎哉尋常只承程子之說若
文勢則上一句疑辭也下一句斷辭也猶曰君

子多乎哉不多也不識如何

又

某幸粗安不敢廢學惟相望之遠每思講益殊不勝情耳近兩書中所講冊三詳之如中庸章句中所指費隱雖是聖人尋常亦有說費處說隱處然如所指却有未免乎牽強者恐此數段不必如此指殺某方亦草具所見更定異同處俟更研究後便寫寄也仁說如天地以生物爲心之語平看雖不妨然恐不若只云天地生物之心人得之爲人之心似完全如何仁道難名

惟公近之然不可便以公爲仁又曰公而以人體之故爲仁此意指仁之體極爲深切愛終恐只是情蓋公天下而無物我之私焉則其愛無不溥矣如此看乃可由漢以來言仁者蓋未嘗不以愛爲言也固與元晦推本其理者異然元晦之言傳之亦恐未免有流弊耳幸更深思却以見教中庸集義前日人行速附去不會校得後見謄本錯誤處多想自改正也序文更幸爲檃栝其間有云若横渠張先生則相與上下講論者也本作合志同方者也不知如何如此未

穩亦幸爲易之劉樞再帥此間人情頗樂之今
次奏事所以啓告與夫進退之宜想論之詳矣
因其還兵行附此一紙它俟後訊

又

吳膴叔八月間遂不起極可傷惜湘中遂失此
講學之友豈復可得近聞已葬矣有子方數歲
也想亦爲動懷伯恭見報已轉對未知所言竟
云何英州固爲病痛不小但其去也殊有所係
近事想悉聞之使人憂心不遑假寐又伏思之
吾君勤儉之德天必將相之有所開悟而恨臣

下不能信以發志耳建康屢得書亦念歸也其它遠書莫盡

又

某已拜書偶有少事數日來方見李壽翁侍郎申明乞依舊法義米各　穀在逐鄉都分中曾見此文字否此說殊當但朝廷下諸路常平司與州郡相度目前諸人例以為不可行可歎然壽翁所條似未盡而戶部鋪法固已沮之矣區區之意以為可行但須條畫詳密乃可望見試為思而處之畫項見教附此人回幸甚聞向來

兄在鄉所措置斂散米事今極有倫理其間利病切想究復之甚熟矣顒俟顒俟

如湘中辛卯之旱浮徙者無數徙者後來得歸十無二三此說得行當無此患文字

恐未見錄一本去

胡明仲論語詳說雖未能的當然其間辯說似亦有益於學者也有欲板行者於兄意如何章句或問書中所引周氏說爲誰其未見此書也再三思或問所條析誠恐前輩說中偏處有誤後學不可以不 但一一 析恐未能盡又似

太費力只舉其大者與其條目使人推尋之如
何然前所寄數紙詳讀　愚意所益固已不少
恨未得盡見之也蓋其間非獨可正一事一義
於其立言病痛來歷處究極之甚精也

又

壺僭只是一到城南經營即為劉樞閑在湘春
作圃帳到今未出兩紙只是想象模寫得其大
都其間有欠闕及未似處今且送往它時別作
得重寄也書樓山齋方治材未立南阜未有屋
須它年屋成即謂之蒼洲觀耳書模欲識數百

卷書及列諸先生像此二字亦求兄寫當不惜

也

又

向來略有疑於辭受之際者無它只爲旣已堅辭後來只是堂中坐不乍辭免旨揮未曾拜被君命疑以爲未可也今承來喻蓋已偹曉但某壽常或慮兄剛厲之過今寬裕乃爾足見矯揉之功也夷齊事舊承用五峯之說謂夷齊讓國故見伐國事不是不食周粟在夷齊身分上當然是能全其清者也因諭及細思之非謂前

日已曾如此今日更不得如彼只是請者之見自如　耳如何中庸章句如道不遠人章文義亦自有疑此便即行容續條去所謂欲作一略解甚善某近來看論語諸書文義間時亦覺平易中有味處病後醫者戒以少作文字未欲下筆冬間有可求教者旋寫去盍簪之樂時見夢寐未知何日果遂耶馳想馳想

又

胡廣仲一病遂不起極可傷惜渠氣本弱忽苦腿髀之疾醫者謂腎氣有餘以甘遂瀉之自此

泄利不止百藥無效經月竟至此第弱子稚尤可念渠適來雖肯講論終是不肯放下病中過此猶爲及此意然胡氏失之亦甚害事也元履家事如何其寄賻儀等去已久都未得其子回信不知已達否晦叔在岳下無過從欲決意來城中要是渠自當離却婦翁家乃是伯逢月初已赴江東任諸公近來無甚講論德美却來數日終未能近思也士子輩間有好資質肯向學者更看長遠如何此亦告之以循序務本而已近來讀繫辭益覺向者用意過當失却聖人意

脉如横渠亦時未免有此耳詩解諸先生之説盡編入雖是覺泛又恐學者須是先教如此考究却可見平淡處耳如何

又

某幸如昨但自家弟赴官極覺離索之思耳日夕不敢廢學第覺向來語言多且易只欲且做工夫讀所寄來伊川先生簡語尤用悚然不知尊兄意如何每玩來書未嘗無警益愈恨相去遠未得聚首耳中庸義適來細讀自誠者天之道以下尤覺所解有工前面於鄙意尚多疑處

今復旋具呈子重編集解必經商量刋成願早
得之此書極有益也傳心閣銘序語誠贅刪之
甚佳尤溪學記此本勝前前本大抵意不甚達
耳某近爲邵州作復舊學記其間論小學大學
意偶亦相類録呈今猶未刻有可見教尚冀速
示也嶽麓書院迴來却漸成次第向來邵懷英
作事不着實大抵皆向傾壞幸得共父再來今
下手葺也書院相對按山頗有形勢屢爲有力
者睥睨作陰宅昨披棘往看四山環繞大江横
前景趣在道鄉碧虛之間方建亭其上以風雩

名之安得杖屨來共登臨也宅幾以道義自重

又

知言疑義反復甚詳大抵於鄙意無甚疑而所以開發則多矣其間數段謹録呈今自寫出再看又覺　内亦有不必寫去者亦宜附往論語仁說區區之意見學者多將仁字做活絡揣度了無干涉如未嘗下博學篤志切問近思工夫便做仁在其中矣想像此等極害事故編程子之說與同志者講之庶幾不錯路頭然下語極難隨改未定方今録呈亦俟諸老行寄去讀史

管見當併徃近看此書病敗不可言其中間有好處亦無完篇耳看元來意思多是爲檜設言天下之理而徃徃特爲譏刺一夫不亦隘且陋乎編通鑑綱目極善以鄙見每事更采舊史尤佳恐通鑑亦有所闕遺耳它懷併須後訊

又

比聞刊小書版以自助得來諭及敢信想是用度大段逼迫某初聞之覺亦不妨已而思之則恐有未安者來問之及不敢以隱今日此道孤立信向者鮮若刊此等文字取其贏以自助切

恐見聞者別作思惟愈無靈驗矣雖是自家心安不恤它說要是於事理終有未順耳爲貧之故寧別作小生事不妨此事某心殊未穩不識如何見子飛說宅上應接費用亦多更深加撙節爲佳耳又未知然否

又

晦叔留此旬餘備詳動止纔而游掾來亦能道近況欣釋爲多見前後與諸人論操舍出入之說剖析極子細最後答游掾之語尤完吕子約雖知聖人此四句正是論心然未能明別其間

始終眞妄邪正之所歸故遂指其乍存乍亡爲
感用此其差亦不小來示似未以此告之耳近
因游揚來理會出入字有答之之語錄呈未知
尊意何如易與天地準章後來愚意亦近是然
不如來說之詳明更不寫去
近來士人雖亦有漸向裏者然往往爲邪說引
取大抵是不肯於鈍遲處下工要求快便故差
錯耳蘄州之說淺陋不足動人自是伯諫天資
低所致若臨川其說方熾此尤可慮者吾曹惟
當務勉其在己者若立得無一毫滲漏則自是

孚信有非口舌所能遽挽回也伯恭已造朝兩得書聞上聰明肯容直言但陰盛陽微未見復亨之象耳奈何奈何

又

某食飲起居皆幸已復舊向來且欲完養此數日方出報客城南亦五十餘日不到昨一往焉緑陰已滿湖水平漫亦復不惡方於竹間結小亭齋爲夏日計雨潦稍定即挾策其間也嘗令畫圖俗工竟未能可人意俟勝日自往平章之方得寄往耳伯恭近專人來講論詳細如此朋

友眞不易得但論兄出處引周之可受之義却
似未然又向來聚徒頗衆今歲已謝遣然渠猶
謂前日欲因而引之以善道某謂來者既爲舉
業之故先懷利心恐難納之於義大抵渠凡事
似於果斷有所未足耳誠之資質確實有志世
故心寔愛之但正宜爲學不然恐未免爲才使
今歸必首去求見某以乍出人事頗多姑遣此
紙早曉樞師又自有人行也孟子解渠却錄未
畢樞師處却將寫了當視封呈餘幾爲道自重

南軒先生集文卷第二十一

南軒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二

書

答朱元晦

通鑑綱目想見次第甚有益於學者也垂論胡致堂所論五王不誅武后事偶無別本在此檢得然亦大綱記得其說武氏誠當誅畢竟既立其子難誅其母如來教所云至於予奪輕重之間不過告于唐家宗廟廢置幽處之耳然以中宗之昏庸其復之如反手耳亦豈是長策以某愚見五王者有伊周之見則當時復唐家社稷

何必須立中宗中宗雖是嘗爲武后所廢然嘗欲傳位與后父是其得罪宗廟不可負荷已自著見五王若正大義於唐家見存子孫中公選一人以承天序告于宗廟誅此老嫗則義正理順唐祚有太山之安矣試思之如何不復夢見周公章恐只當從程子之說夢寐之間亦思念周公之事如見其人然猶云見堯羹牆之類也若謂眞見周公於夢周公不可見而見之夢而有妄恐非聖人之心也若傳說却是世上眞有箇傳說非妄也何有於我哉某後來只改作何

獨我有之之意程子所謂使學者勉進乎此者也若如向來所謂尹子之說孰能若孔子者哉終恐非聖人辭氣耳近晦叔理會久假而不歸爲知其非有謂雖使其久假不歸亦憯不知非已物某恐孟子之意爲此言却是開其自新之路曰爲知其非已有也謂至其能久假而不歸雖未敢便謂其能有之亦安知其非已有乎辭氣蓋完全也如何九月間曾拜書送城南圖并録小詩去且求書樓大字不知曾達否都不見來書說及耳書樓已成只是三間字稍大於月

樹可也願早得之牛李所爭維州事當如何處
置溫公之說然否

又

某黽勉爲州不敢不敬深惟聖人心誠求之與
以人治人之義庶幾萬一而未之能也幸入情
粗相安蠶麥差熟丁稅朝廷蠲末等無常產之
輸七萬餘緡稍寬目前但弊根不除少須更力
論之惟是興利之臣日進將恐多所紛更孤迹
其可久於此耶

又

某出入省戶日負素飱反復古義不遑寧處晦叔行時已略言所處大槩有以告之是望區區在此不敢不盡誠政恐學力不到無以感動惟悚懼耳正論極微假借爲此論者未嘗了然於義理之所在而徒邅回於利害之末途自顧藐然之身其將何以障此波瀾然苟留一日不敢不勉用是瞻仰有不勝言伯恭鄰墻日得晤語近來議論甚進每以愚見告之不復少隱也

又

日自省中歸即閉關溫繹舊學向來所見偏處

亦漸有覺但絕少講論之益無日不奉懷耳西
銘近日常讀理一分殊之指龜山後書終未之
得盖斯銘之作政爲學者私勝之流昧夫天理
之本然故推明理一以極其用而其分之殊自
不可亂蓋如以民爲同胞謂尊高年爲老其老
慈孤弱爲幼其幼是推其理一而其分固自在
也故曰分立而推理一以止私勝之流仁之方
也龜山以無事乎推爲理一引聖人老者安之
少者懷之爲說恐未知西銘推理一之指也闇
範之說極佳即以語伯恭矣只如此讀過誠可

戒也伯恭近來儘好說話於蘇氏父子亦甚知其非向來見渠亦非助蘇氏但習熟元祐間一等長厚之論未肯誦言排之耳今亦頗知此爲病痛矣孟子答公都子一章要須如此方爲聖賢作用此意某見得但力量培植未到要不敢不勉耳此話到此尤覺難說邪論甚熾人心消鑠一至於此每思之不遑寢食也奈何奈何

又

祈請竟出疆顛倒紕悖極有可憂某月初即求去蓋會慶在近不忍見犬使之至也自惟誠意

不充無以感動且當歸去勉求其在己者今日
大患是不悅儒學爭馳乎功利之末而以先王
嚴恭寅畏事天保民之心爲迂闊遲鈍之說向
來對時亦嘗論及此上聰明所恨無人朝夕講
道至理以開廣聖心此實今日興衰之本也吾
曹拙見誠不過此來書以爲未有孟子手段且
循此途轍爲少悔吝是也但孟子亦何嘗外此
意特其發用變化別耳知言自去年來看多有
所疑來示亦多所同者而其間開益鄙見處甚
多亦有來示未及者見一一寫俟後便方得上

呈更煩一往復庶幾粗定甚恨當時判得太早耳

又

某出入省戶日愧亡補所以見告者所謂實獲我心但請對之說容更思之區區本欲俟轉對對却在正初又恐遲耳自念學力未到誠意不能動人只合退歸勉其在我者然竊念吾君聰明勤勞不忍只如此舍去當更竭盡反復剖判庶幾萬一拳拳之心不敢不自勉惟吾兄實照知之篤至此不覺酸鼻也

親踈皆有一定之勢然不知理一則私意將勝
而其流弊將至於不相管攝而害夫仁故西銘
因其分之立而明其理之本一所謂以止私勝
之流仁之方也雖推其理之一而其分森然者
自不可亂義蓋所以存也大抵儒者之道爲仁
之至義之盡者仁立則義存義精而後仁之體
爲無蔽也似不必於事親事天上分理與義亦
未知是否曾子之言二先生互相發明可謂至
當知言疑義前已納呈今所寄尤密方更參詳
之伯恭近日儘好講論喬拱在此如此等士人

甚難得潘友端年方十七而立志殊不凡皆肯
用力潘令暫歸省俟其來皆令拜書去求教李
伯諫林擇之兄弟各有報書陳韓在此時相見
亦肯回頭但頗草草耳某近因與喬潘考究論
語仁處論亦有少說續便錄呈晦叔猶未得到
長沙書共父想已過九江探伺渠到家專人啗
之是時亦得拜書憂患中正宜進德此有賴於
兄也今日達官似皆不遠之故愛之尤深而責
之尤重耳元履所謂但證候小變者鄙意亦云
爾遺書當更令修治近與伯恭議欲取此版來

國子監中儘可修治耳

又

某備數于此自仲冬以後凡三得對區區之誠不敢不自竭上聰明反復開陳每荷領納私心猶有庶幾乎萬一之望正幸敎誨之及引領以冀也講筵開在後月自此或更得從容以盡底藴惟是迹孤愈甚側目如林此則非所計也劉樞歸想得款曲憂患中益進得業異時當大慰人望晦叔已行未耶聞其歸計費力極念之亦有一書不知尚可及否太極圖解析理精詳開

發多矣垂誨甚荷向來偶因說話間妄爲它人
傳寫想失本意甚多要之言學之難誠不可容
易耳圖解須子細看方求教但覺得後面亦不
必如此辯論之多只於綱領處拈出可也不然
却只是騁辯求勝轉將精當處混汩耳如何

又

某十三日被命出守次日早出北關來吳興省
廣德家兄翌早可去此自此前途小憩殘暑即
由大江歸長沙故居偶見陳明仲知有的便具
此紙奉報自惟備數朝列荷吾君知遇迄無所

補報學力不克無以信于上下歸當溫繹舊學益思勉勵它皆無足言惟是吾君聰明使人眷眷不忍置耳

又

某黽勉南來視事踰旬矣廣右比之它路最爲廣莫而彫瘁則最甚蠻落睢盱邊備寡弱日夜關慮固當以安靜爲本然要須在我有隱然之勢則安靜之實乃可保方考究料理不敢苟目前也遠方法度廢弛惟以身率之立信明義庶幾萬一諸路土丁祖宗良法今虛籍雖存而其

實都亡方尋繹舊規若此事有緒庚幾邊防差壯誠之已來未到也南來朋舊闊遠殊重離索之歎偶府中遣人買茶略附此紙少定專人去相看共父想已到建康責任甚重臨行示略獻區區也

又

某守藩倏八閱朔矣佩心誠求之之訓味哀矜勿喜之言日夜黽勉慄惕之不暇所幸綱紀粗定人情頗相信向又歲事極稔盜賊屏戢目前僥倖無它而環視一路可寒心事極多邊備兵

政亦隨力葺理保甲一事亦頗有條理惟是自
靜江之外諸郡歲計闕匱異常甚至官吏之俸
軍兵之粮此亦何以為郡坐視民愈困比有請
願與憲漕共考究一路財賦底裏通融均濟之
計幸蒙賜可才此詳講熟慮庶幾有以少寬然
其間曲折亦多又不敢欲速也學校略與整修
士子中亦有好資質時呼一一來郡齋與之講
論庶知向方三先生祠甚設有小記納　凡此
不敢不盡區區耳官寮其初頗有拘束之歎蓋
習於放縱已久今却極相安有樂趨事之意其

間亦有數人慭實可委其餘隨力使得自展有不率者先之以訓督不悛而後加以法邇來覺得歛縮者多也此路向來盜賊之多正緣配隸之人萃焉例皆逃逸爲害比嚴首捕之科明其賞罰接踵而至幾無日無之收其強壯以爲効用故少戢也然廣中之人亦自多犯法徒流堂有刑不足以勝姦　使人愧懼恐兄見念欲知其詳故縷縷及之靜江氣象開廓風氣踈通覺得無瘴厲寒暄之候殊不異湘中環城諸山奇變柳子厚所謂拔地峭堅林立四野此語足以

盡其大槩近觀水東諸巖空明寬敞惟龍隱最爲勝絶蓋在小溪之濱水貫其中深窈停泓以舟入焉石色特青潤嶙峻變怪殊可喜也某目間亦得暇讀書但覺向來語言多所未安尤不敢輕易立辭中庸末章自衣錦尚絅而下反復引詩明愼獨始終之道區區朝夕惟從事於此而未之有進也誠之在此極得其助近亦得暇讀中庸章句聃叔許一來已遣人取之旦夕可到相與講磨庶少慰離索也共父處人回得書請祠之意甚濃聞所施爲大抵類長沙長沙之

人今歲緣茶賊之擾害人甚恩之但某前書勸渠謙虛使人得以自盡人才大小皆有用處而報書謂到江上尤不見有人才某實懼此語天下事豈獨智力能辦通都會邑豈無可器使者恐吾恃聰明以忽之彼無以自見耳若當大任恐有所妨方欲作書述此意亦望兄自以己意開廣之今日達官如是公誠亦不易得望之深耳伯恭今次講論如何得渠書云兄猶有傷急不容耐處某又恐伯恭却有太容耐處然吾曹氣習之偏乘間發見誠難消化想兄存養有道

如某病痛多兢兢之不遑正有望時加砭劑也陸子壽兄弟如何肯相聽否子澄長進否擇之亦久不聞問矣無咎昨寄所編祭儀及呂氏鄉約來甚有益於風教但鄉約細思之若在鄉里願入約者只得納之難於揀擇若不擇而或有甚敗度者則又害事擇之則便生議論難於持久兼所謂罰者可行否更須詳論精處若閑居行得誠善俗之方也賀州有林君勲本政書想亦須見謾附一本其間固多未盡然其人一生用工於此其說亦著本可貴此外又於其家求

得數書有論屯田項目亦甚有工才抄錄續當奉寄此公所至有惠政乃是廣中人才之卓然者殊惜其不得施用也所欲言甚多未易殫究餘見別紙

南軒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二

南軒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三

書

答朱元晦

某黽勉于此亦復一載幸人情粗相安惟是思爲久遠之計早夜不敢遑寧耳本路鹽法正緣諸州荒寂都無甚所入全仰漕司撥鹽息以爲歲計往年行客鈔賣數極不多却有折米錢甚重民深病之因此致盜賊後來故改爲官般而罷折米中間廣東以爲不便而爭之再行客鈔然所賣數多蓋要足漕司歲計與諸郡之用只

一二年鈔大積歷諸州例窘急而漕計亦不足於是復行官般只以静江言之若無此便無以支梧今静江措置頗有倫緒不抑責不增價公私皆便之鹽價反賤於客鈔之時若諸州俱能如此則當不至爲害但諸州漕司撥得息少彼無以自足則增抑之事從此而生故某有前日論奏後來漕司敲護不肯增給近頗得要領巳再言之恐可遂也大抵此路窮薄祖宗時全仰外路應副今每歲反應副外路鄂諸大軍錢靖州歲計錢及買馬錢合二十一萬緡則安得不

費力極本窮源而論之須於此減得然後鈔法可行不然則立致敗闕也恐欲知曲折略此布之虞帝廟碑已求得季克字甚古磨崖比舊刻處乃大勝盖舊刻多鑄縫塡補今缺文皆是塡補處脫落今所磨却甚平完見議下手刋刻也所寄孟子數義無不精當某近頗得暇再刪改舊說方得十數段俟旋寫去求教可欲之謂善誠當指人而言如橫渠之說盖凡可欲者善而不可欲者惡也人之所爲有可欲而無不可欲者則之人也謂之善人信字亦如來諭皆是指

人而言如此下語如何金聲玉振之說條理云者只是有倫緒而不紊之謂始條理者折衆理於毫釐也終條理者備衆理於一貫也者指條理爲脉絡却恐未順中庸大學章句亦已詳讀有少商量處須臾　細反復也易說未免有疑盖易有聖人之道四恐非爲卜筮專爲此書當此爻象如此處之則吉如此處之則凶聖人所以示後世若筮得之者固當如此處盖其理不可違而卜筮固在其中矣如蜀莊則專用之於卜筮者也然亦不敢輕論俟更深考山中諸詩

紆餘淡泊諷之不能已但覺其間猶時有未和平之語此非是語病正恐發處氣稟所偏尚微有存也更幸深察之游誠之官期到行已旬日其人明決有力向來良得其助但義理儘少涵泳辭色間多與人忤正須深下工夫乃佳耳陳擇之令却留此通曉民事好商量但講論多有成說爲碍耳近見李克寄得蘄州李士人周翰一文來殊無統紀其人所安本在釋氏聞李伯諫爲其所轉可慮可慮方耕道聞氣象差勝舊書辭亦然可喜但適遣府公新政科配諸州錢

物不少渠雖力與之 不肯承當恐蹤迹或不
能久安耳

又

某黽勉所職無補是懼目前幸歲稔盜息
但環視一路可爲寒心者多亦切考究以
其大者 陳矣伯恭相聚計講論彼此之益甚
多恨不得從容于中也寄示學者講論一紙所
論萬物皆備一段意亦近裏大抵不能反身則
自不與己相干它人飽食何與己事反身而至
於誠則樂莫大矣誠則實能有之也又論未感

時四端渾爲一理却有未安未感時雖是渾然
而所謂四端之理固已具於中及其感則形見
也聖智巧力某後來改舊說頗詳續錄呈武氏
事誠有難處維州之說正是鄙心尚有少曲折
後便併盡乂假不歸當從晦叔韓曾用財之說
甚善甚善某此間應接賓客民事通近兩時又
將兩時退而考究紬繹訪問此外尚得讀書餘
暇有可見敎不惜示及

又

出處之計竟何如須著一出否孟子解等録版

得遂漫去非兄致力豈能便尒感幸感幸向來
固屢蒙喻及是時已復不能收拾要是因循皇
恐耳近年讀書頗覺平易中意味向來多言徒
尒寫贅欲下手痛加删正終以官守事奪不敢
草草耳所部自增給鹺息之後頗可支梧橫斂
苛征得以嚴戢比復有請漕司輒增撥鹽數諸
州輒增鹽價並以違制論諸州將鹽息撥入公
庫充燕飲饋送等費並坐贓論已蒙如請行下
又請以見在二十萬緡專椿充漕司買幹鹽本
二十萬緡專備借諸州搬鹽本此乃是一路根

本一毫不得妄動每歲終申省盖無此鹽法便
倒了一路便受害向來幾爲妄吏羨獻是絶一
路命根也可懼可懼此情亦已行下同運司措
置樁管應濟矣趙若海若得疏通曉事便自見
此令日正要漕臣得人庶幾一定之論可以凝
固也諸邊悉寧但未陰雨之計不可不素整令
静江教兵頗成次第矣邊頭所患少財亦已有
請庶幾規摹悉定有可繼之實耳偶有一項錢
爲三邊州請爲回易之本若得此三年之間招
補將兵闕額修堡塞利器械可有永久隱然之

勢無南顧之慮矣適會新憲到官未一月而殂攜者復通攝兩臺事緒雖多然凡事血脉究見不敢不竭鄙心也續俟聞出處定論別尊人修問次

又

某丐祠乃不獲命一味皇恐已再具請度必蒙矜允黽勉于此且三年矣此間氣燥而風烈久處其間豈得無所傷加以災患悲悼之餘尤覺費調護又況事理自當閑退此請若尚未遂當更力言耳然未去間種種不敢少忽遠近幸寧

靜人情相安頗覺省力但義不得不求歸顧惟
主恩會未有毫髮之報區區何敢有懷安之念
哉兒子護亡室之喪已抵長沙以此月葬事卜
地得之湘西山間某須嘗見之頗爲穩密惟是
自失梱助家事細大無不相關今凡百悉從痛
省只覺恬靜之爲安矣論語日夕玩味覺得消
磨病痛變移氣質須是潛心此書久久愈見其
味舊說多所改正它日首以求教向來下十章
癸巳解望便中疏其繆見示兄閑中想得專精
於文字間殆亦天意也中庸大學章句極涵蓄

有味它解想皆用此體通監工夫令何如有相
從者否近東廣一二士來相見篤茂可喜此間
士人似未及之良才美質何處無也

又

學中重刻責沈納一軸并十本去近思錄方議
刻欲稍放字大耳詹漕體仁孜孜講學每相見
職事之外即商確義理殊爲孤寂之慰其趣向
亦難得也本路州縣間人才尋常不敢忽有思
慮有才力者亦得數人有邕州倅吳儔者雖是
粗疎然忠義果斷疾惡如讎緩急可用亦謾及

之

又

石子重陳明仲魏應仲三書煩爲自使轉達林擇之乆不聞問今何如近復有何人相從長遠者誰誠實肯作工夫耐乆者極難得也鄭自明直言亦不易容受其直固是可喜事但未見用其言而自明兩遷矣在言者亦更須審顧也趙若海固爲才健但近來出按諸郡拘數錢物殊有過當處凡郡之財悉拘入漕司寄　庫遂致有無錢支俸散衣處昨日報却與廣東詹漕兩

另見三十一卷三十板三十一板

易渠尚未歸也詹却頗有氣味舊熟識之但渠素主張行鈔法渠未見此路利害得其來同作一家事共議其至當尤幸耳本路緣數劇盜皆就擒遠近殊怗靜邊上緣向來多是姑息不立壞却綱紀近頗修正二三矣大抵議論往往墮一偏孟浪者即要功生事委靡者一切放倒爲害則均耳

又

論及大學中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處當讀作僻字反復詳之甚顯然且是上下文義貫穿無

可疑者其理則於修身齊家極爲要切易傳所謂妻孥之言雖失而多從所憎之言雖善爲惡亦是意也想静中玩繹多所發明恨未得盡扣耳某數年來務欲收斂於本原處下工覺得應事接物時差帖帖地但氣習露見處未免有之一向鞭擗不敢少放過乂乂庶幾得力耳冬夜殊得讀書之暇温繹舊說見得其間縱有說得是處亦復少味益恨向來言之容易甚思得閑從頭整頓過所欲面承者蓋非一事也自甲午病後雖痛節飲但向來有酒積在腹間才飲一

兩杯便覺隱隱地遂禁絕不復飲蓋亦劾賢者之決也以此益覺精力勝前耳於所講論皆無疑獨易說未得其安亦恐是從來許多意思未能放下僕更平心易氣徐察之也所謂若稍作意主張便爲舊說所蔽此豈獨讀易爲然凡書皆尒豈獨說書爲然凡事皆尒理道本平鋪放著只被人起意自碍了然此非是要它不思量蓋只爲正有害於思耳

又

某比者蒙誤恩因任辭而不獲極用悚皇但再

三忌之事理有不容乂冒昧于此想兄亦悉其詳身之利害非所問正恐或至貽害一路盖帥司事動涉邊防而皆係屬密院耳少俟開正後當力控陳其間曲折遠書未易具布也兄何以幸教之本路諸事幸粗定諸州例頗舒若得計臺以根本爲念不爲新奇不迫以舊逋賡孚可以望休息但他人所見類多不與此意同柰何然在區區不敢不竭誠盡力也苟一日未去此則不敢少忽耳

又

某新歲來即欲申前請適以買馬事方與不免
少待近已畢事即日走价控陳執事者漠然不
以爲意令力具劄子至上前度可必得得想當
在後月來也如或尚未得隨即更請以得爲期
非惟已分時義所當退閑兼久處炎方某頑軀
雖幸差健然恐氣血未免爲所蒸薄兒子素來
氣弱哀苦之後遂得肺疾尤非熱地所宜殊爲
之憂慮耳遠方之人似頗相信凡百易於號令
比初到甚省力但朝廷既無相知者脫有意外
深懼不相應此尤宜速去耳詹體仁慤實肯講

學不易得坦未免弱蓋膽薄而少決今日善類多有此病在此每力扶之終似覺難以此思剛明之資誠不易得相與任重行遠要須得若人輩耳來諭　之病鄙意政謂然亦屢告之覺得似安於此然力箴救之不可已也氣稟與家學之說誠然不能矯正只是剛明不足耳

一種議論後生輩淪入心　已覺流弊甚害觀　意亦近之渠一對之後又復且隨衆而處亦何能爲有無哉此特爲尊兄言之可耳近得劉子澄書云　正似范淳父避世金馬此

是何議論金馬豈避世之地耶范淳父當時同
溫公修書事自不同溫公所稱意自別耳尊兄
閑靜中玩理甚精每得來書論學及政及評品
人才未嘗不犁然有當而躩然有省且慨然有
歎也吾曹豈私於所好哉自覺理有不可易者
要當相與眞固勉厲而已數年來尤思一會見
講論未知何日得遂耶中庸大學中三義復辱
詳示今皆無疑但截取程子之意似不若只載
云程子曰此一節子思喫緊爲人處讀者其致
思焉則已是拈出此眼目使人不敢容易看過

矣如易傳中多有如此等意思誠解經之法也如云感通之理知道者默而觀之可也更幸詳之學記得兩石甚堅潤且厚見磨治刻字當點檢細目俟額字之來耳所要碑刻文字寄去數具別紙林擇之可念當時似不必如此遠去耳今亦分俸薄助之附此便告幸爲轉達吳門蹤跡亦見別紙陳鄭兩書已付吳德夫但鄭君已赴銓矣吳晦叔已葬子殊幼弱耳湘中士人有周奭者舊嘗相從近來此相訪頗覺長進似是後來可望者蓋天資元來剛介今却肯作工夫耳以母老不得

久留今歸矣有新貴州守陳唐弼過此頗有志
於事爲於邊防兵法屯田等事皆會講究乃一
有用之才其父規紹興間與劉信叔同守順昌
者也亦恐欲知游誠之時得書否心極不能忘
之然要須更加鋤治之功耳亦幸時因書告語
此等資質宜有以成就之石子重之對如何後
來有何學子及人才中有可見語者因書却幸
筆及英州兩遣人看之數日前得書頗似悔前
非有欲閑中讀書之意未知如何又恐爲釋氏
乘此時引將去也義利交戰卒爲利所奪君子

小人相好卒爲小人所汨蓋亦理勢之必然此渠前日之爲亦不勝其責也然誠是終可憐耳建康數通問否近日意思作爲復如何此僻遠終是踈得音書且都不知事耳

又

此間歸長沙一水甚便只數日陸行到清湘登舟春夏間不十日可泊城南書院提下矣學中見刻易傳湖廣間難得此本耳近思録中可惜不載得說夆業處幸寫示尚可添入是兒一手所編書此不欲自添也舍弟數數拜書否隱齋

著語頗亟見之

又

前時承書中諭及秋梁公書法甚善使梁公親聞之亦當爲法受惡無所辭此義爲可不立也管寧之徒亦誠如所示栻近因讀春秋胡氏傳覺其間多有合商量處程先生之說雖少然總領略具矣本路新漕詹君儀之體仁豈弟愛民凡事可以商量又趍向正孜孜以講學爲事時過細論殊慰孤寂舊在嚴陵相見頗惑佛學今却不然亦得伯恭之力其人恐有可望也二廣

亦有二三士人肯思慮能自立者但向來無師
承方告以所當馴之序耳
又
尊嫂已遂葬事否卜其宅兆固當審處然古人
居是邦即葬是邦蓋無處無可葬之地似不必
越它境費時月泛觀而廣求也君子舉動人所
師仰近世風俗深泥陰陽家之論君子固不尒
但恐聞風失實流弊或滋耳更幸裁之
又
游掾後來曾相見否計今已還也晦叔不知尚

留彼中否中庸後解想已付渠來甚欲見也如道不遠人章鄙意以爲須將人字做人心說亦是旋添入不若更平易看只是道初不遠於人之身人之爲道而不近求之於其身尚何所爲道故有伐柯睨視之譬知道之不遠人則人與已本均有也故以人治人如此看似意味爲長不識如何

南軒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三

南軒先生文集卷第二十四

書

答朱元晦

章句序文理暢達誦繹再四恨未見新書體製耳近思錄誠爲有益於學者之近思前此伯恭尚未寄來也某比改定得語解數篇未及寫去先進以後後來過目有可示教一一條示至幸至望游誠之誠長進但向來相聚見其病多在矜之一字亦嘗力告之若不痛於此下工則思慮雖親切亦終必失之耳今在彼動心忍性處

多於渠當復有深益某若祠請得遂徑歸城南
溫繹舊書甚幸但近年極思與君子一相見何
日得爾耶儻居閑當漸可圖也是間學校廟宇
已成頗爲雄壯書閣講堂次第而立然大抵類
長沙學而木植規範似過之恐早晚去此求記
不　令具始末及畫圖旦夕專人走前它懷
此未能具布

又

某幸粗安常近緣憲漕兩臺俱闕官不免時暫
兼攝雖事緒頗多然一路滯獄奇征得以決遣

蠲放不敢不盡心也向來處所論乞增撥諸州
一分鹽息錢及增邊州米錢事會適蒙恩旨施
行因得子細奉承且爲一路思久遠根本之計
椿貯四十萬緡於諸州以權衡鹽法接借本脚
而又措置防異日漕司增鹽諸州抑賣及妄費
等弊頗詳一一列上若非今次攝漕事則亦無
由料理得也此是一路性命所係前日幾爲小
人盡刮以獻前後文字俟一一錄去此事一定
則拙者欲秋涼後丐歸長沙舊廬耳虞帝廟磨
崖已刻得有次第前日打得數字謾附呈兩日

以霖雨不曾打得也磨崖之傍近因取石遂鑿開一巖頗佳巖之後正臨皇澤之灣今欲當戶爲亭以瞰之巖曰韶音亭曰南風亦恐欲知中庸集解已成只是覆尤溪板納一部去見刻三家昏喪祭禮溫公橫渠伊川未畢也孟子欲再改過終緣公務斷續蓋雖退食其於廢事又有當考究思慮者不敢放下耳偶有少事具見別紙速遣此价它未能及俟碑成再遣人去正惟爲道義重

又

某近聞建寧書坊何人將癸巳孟子解刻版極皇恐非惟見今删改不　恐誤學者兼亦甚不便日夜不遑已移文漕司及府中日下毀版且作書抵鄭傅二公矣更望兄力主張移書苦言之且諭書坊不勝幸甚此价回欲知已毀之報甚望

又

奉教以禮書中不當去冠禮事甚當是時正欲革此間風俗意中欲其便可奉行故不覺踈略如此見已改正如冠禮乃區區从欲講者當時

欲留此一段候將來商議定耳比者長沙亦略考究爲之説其間固多未安今謾錄呈顧兄裁定示誨此事乃人道之始所係甚重所謂冠禮廢天下無成人也惟早留意幸幸虞廟樂章所以未刻者緣有少疑辭固高古有餘味但如柛降集兮巫屢舞之類恐涉於不敬又此邦之人尚鬼詭怪百端恐愚民不識用意之所在傳訛爲怪異恍忽故未敢刻更幸詳之見教乃得奉承耳所謂天德剛明非幹毋之蠱者所能開迪此論之至當某之愚近思之亦謂然如

輩雖貴蓋未免要它官職耳不知寓與伯恭渠
謂如何若只如　所執恐終無益下梢了得
个渾身無病痛出來已是大戇竟何益也然此
論切不可輕出已是被人憚吾輩之深未有益
而空先重其疾耳

又

孟子解板不謂鄭少嘉全不解人意早晚賀倅
李宗甫歸當令携書往見趙守尊辦此事須煩
李君面看劈版是時亦拜書煩力一言也
某已遣人行偶復記有一事再此具布虞廟碑

中肸蠁字此間有舊日監本西漢書撿得甘泉
賦中肸蠁豐融乃是從向古字固多通用遂不
復改幸炤悉

又

語説荐荷指諭極爲開悟近又删改一過續寫
去求教私心甚欲一相會若得至長沙當有可
議耳伯恭旣已轉對恐當爲去就計近見臺臣
論程學云云如伯恭在彼尤不應恝然也石子
重向來聞在三衢辭召命甚善今聞已到闕未
知所言何如　其它大抵非遠書可達也學舍

已成方敢請諸邑有行義士人入其中爲表率嶺外風俗尤弊雖未易遽正然不敢不開端示漸如喪祭婚姻間亦頗有肯革者理義存乎人心但患啓迪薰陶之未至耳

又

論語章句精確簡嚴足以詔後學或問之書大抵固不可易之論但某意謂此書却未須出蓋極力與辯説亦不能得盡只使之誦味章句節節有得則去取之意與諸家之偏當自能見之不然却恐使之輕易趨薄耳

又

共父一病遽至薨逝聞問慟哭傷痛奈何積望至此亦殊未易時多艱虞喪此柱石深爲天下痛惜之不但朋友相與之私情想同此心也奈何奈何其家事今如何嗣子頗能立否凡事相悉倚賴賢者當亦不惜力也葬事在幾時有定耶某義當往哭適此拘攣今且專价去候到武昌更再遣往臨書涕零不勝情也

又

某自附陳明仲書後一向之便嗣音惟是懷仰

未嘗忘也秋涼行大江所至遊歷山川復多濡滯今方欲次鄂渚更數日可解舟舟中無事却頗得讀論語易傳遺書極覺向來偏處取所解孟子觀之段段不可意義之難精正當深培其本耳修改得養氣說數段舊說略無存者得所寄助長之論甚合鄙意俟到長沙録去求教會子之說伊川法則之語深有味於此看得道字極分明也知言疑義開發尤多亦有數處當更往復反後來旋看出者併俟後便此論誠不可示它人然吾曹却得此反復尋究甚有益不是

指摘前輩也上蔡語解偏處甚多大有害事處
益知求道之難也

又

某受任上流到郡恰一月顧此地在今日至重
豈謭陋所能勝然亦不敢安自菲薄黽勉激昂
期為遠計第承積弊之餘綱紀委地無一事不
當整頓今頗有條緒邦人似相信愛邊備深可
寒心軍政極壞今軍事在都統財賦屬總司所
謂帥臣者其所當為要是以固結民心為本使
斯民皆有尊君親上報國疾讎之心則以守固

以戰克矣此路民貧悴尤甚它處田多未墾茅葦彌望坐失上策于今幾年義勇民兵實多強壯但久不核其籍且數年不教其勢因循見行整頓此事在於人情亦似樂之然其間曲折之宜正須精密乃可帥司兵但有神勁馬步合千人騎軍共父所制也方一新隊伍嚴紀律明節制兵雖不多要是規摹不可不立荊鄂大軍屯營在此者亦萬五千餘人非復岳侯向日規摹近日曾喚來射亦全不成次第兵將輩見帥司治軍似頗有愧色前此其軍擾郡中百姓不可

言某務以信義開懷待之而號令則不可少犯頗肅然無敢干者襄陽去此平原四百餘里耳然向來虜不曾出此者以粮運費力之故顧此亦何足恃但此間乃吳蜀腰領自襄陽至此要當以死守之往年劉信叔號名將張安國素豪後然爲帥時才聞邊上少警便倉皇要爲移治江北之計此乃大繆不知縱虜使至此更有甚世界此皆不知義亦不知勢也某孤危之蹤獨荷主上照見使爲此來然寔不敢自保其久于此惟是深懼一日必葺之義思効萬分而獨力

更無人相助欲辟一二官屬未知得與否耳范伯達夫田文字前日來時遍尋不見輒更求一本及兄有可損益於其間者併願聞之甚望

又

懇辭再四不獲就國爲宜一境之民得蒙被詩書之澤何其幸哉某居官如常但比之靜江應接頗多殊覺少暇耳所幸遠近頗寧肅兩浙沾足高下之田悉得就耕京西界中有賊過北界刼其縣殺其令歸途涉本路境追捕得數輩梟于境上其中有虜中官負亡奴過來勾引京西

賊刼本縣天下之惡一也亦縛送之邊頭之人初頗不安頼此安静但孤蹤殊不敢自保然苟尚留此每事不敢不黽勉義勇近來振激之頗覺它時可用爲之立節制總紀使各受縣宰節度竊以階級向來科擾迎送役使之類並罷專一令防盜暇時習武若今冬未以罪去當更聚閱整齊之本路副都統兵寨在此而身留襄陽比來此相見其人乃郭果亦明快可與語問某此間得無爲守備乎緩急有堡寨否某應以此間出門即是平原走襄陽僅六百里所恃者襄

漢立得定折衝捍敵耳太尉當力任此事要兵要粮此當往助若放賊入肝脾裏人心尾碎何守備爲向來劉信叔張安國皆有緩急移保江北之論乃大繆也使賊到此地何以爲國守臣但當握節而死耳渠頗悚然然某所恃者有此貳萬來義勇所當整頓緩急有隱然之勢也今專務固結其心愛養其力庶幾一旦可共生死第一義也到此半年所見如此謾恐欲知劉寶學志銘正月半間專遣价走送其家至今無耗殊不可曉今録本去拜呈恐未之見也共父遂

葬聞之不覺淚落渠此間置神勁馬軍及經理義勇兩事可書但是時爲政猶未及晚年在建康時耳

又

仁風義氣想已周浹四境重稅厚供想已考究本末備見求牧與郡固當然也某於此有所見亦不敢以隱但亦精審而後發耳辰沅等五郡刀弩手事近歲爲誕謾觀望者所害比列上爲久遠計諸司皆恐未合時論雖知其是有不敢聯銜者不免徑自以聞便蒙開可明主可爲

忠言士大夫往往負之耳如茶引會子上供皆目前大利害見考究以次陳也惟是孤蹤不敢自保然一日必葺之義不敢少墮耳義勇事屢承問及共父向來在此入奏謂義勇武藝勝大軍緩急可調發某實未見其然然其人多強壯倉卒足爲荊渚之衞以壯上流平時可以捕察盜賊此則然耳共父御此輩未免姑息如免役一事極害事後來至縣道無人可差役中下以下戶反受深害今亦脩正其事又縣道不能節度豈有是理亦明示節制使知縣而不任則去

之可耳比有總首徑申本司保明差一部將不
經縣道不免懲治使知循序此最要務也然義
勇尋常多有所患若如率斂等事一切禁止所
以恤之者固不可不盡而於節制則不可不明
耳若令冬聚教某未以罪去當更一一整頓之
但患武將極難得亦是近年以來進退在近習
之門所取皆誕謾之輩壞得人才狼狽極可慮
耳所諭傳聞之說甚皇恐不知何以得此連日
循省緣初到時承縱盜之後不免重賞連獲江
湖間積年殺人之賊以正典刑又有一賀之羨

者乃一路囊橐渠魁六七年來激茶客爲盜誤
官軍使敗且假盜以報冤用此致家貲累鉅萬
一路之人怨毒之深畏之甚如虎狼不免逮捕
按誅徒其妻子盡沒其貲歸之有司而不有之
併按治憲司大吏向來受賂故縱者今年茶客
盡循約束無一夫敢持兵行於途者此一事之
力爲多恐或者便以爲嗜殺耳近數月以來既
幸無新盜而舊盜已多得亦無所用刑矣但昔
人哀矜勿喜之意每切味之要須使此氣味無
間斷耳尚氣之言亦每防有主張過當處亦不

敢不聞而警之也近按一郡守素來凶險事極
披猖不得而已異時恐亦不在祝大任之下因
思諸葛忠武李平廖立之事固事公道然亦由
德盛感人之深乃能致然每使人愧昔賢耳

又

幸安職守今年兩暘以時可望二稔盜賊頗戢
刑罰亦省獨兵戈間弊病非一掇其尤者列聞
它不遑卹也兄近來爲況何如教令旣孚當益
無事且須爲少留否相從今後有何人須得暇
議論某此間但有長沙梁仁伯秀才在此資質

亦頗淳篤近有澧州教授傅夢泉來相見乃是
陸子靜上足其人亦剛介有立但所談學多類
揚眉瞬目之機子靜此病曾磨切之否亦殊可
懼

又

梁仁伯主簿偕來者日夕得暇即講論近頗長
進偶以其祖母病復歸殊覺落莫子澄有新功
否甚恨未識之伯恭聞復喪偶多難如此可念
可念有澧州教授傅夢泉者資稟剛介亦殊有
志但久從陸子靜守其師說甚力此人若肯聽

人平章它日恐有可望也

又

濂溪先生祠記乃遂刻石對之愧汗卧龍想見勝槩欲賦一詩續當寄上近作每得之輒有閑益别籍異財榜文甚佳此間却不至有如此太甚者大抵近北州民間以易道說非湖嶺間比也重九日出郊二十里間遂登龍山四顧雲水渺然亦復壯觀平原中獨有此山亦不高蜿蜒如龍蛇耳堤岸係一方之命尋常極草草夏潦盛時其不爲魚者幸耳近城一堤十數里最所

恃者今爲之久遠之計不敢草草也

又

少懇比對郡學開一城門正直江湖舊有門曰
恩波在近處久塞今移于此緣舊學出門即墻
面今焉開闢氣象甚佳因爲樓於上登覽遂爲
一郡之冠以曲江樓名之盖張曲江來爲長史
時有登江陵郡城南樓詩故用以名欲求尊兄
爲記幸不惜落筆以爲此邦形勢之重樓之下
即是白水河河之外即大湖濼濼之外即荊江
如高沙湖之類皆在指顧以至峽州諸山亦隱

隱見於雲水之外也

又

伯恭近遣人送藥與之未回渠愛弊精神於閑文字中徒自損何益如編文海何補於治道何補於後學徒使精力困於翻閱亦可憐耳承當編此文字亦非所以承君德今病旣退當專意存養此非特是養病之方也

南軒先生文集卷第二十四

南軒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五

書

寄呂伯恭

某讀書先廬粗安晨夕顧存養省察之功固當並進然存養是本覺向來工夫不進蓋爲存養處不深厚存養處欠故省察少力也方於閒暇不敢不勉但良朋在遠每誦一日不可無俟無可之言未嘗不引領東望也所示讀書次第皆着實蓄德喪志之分誠不可不察易傳所謂考跡以觀其用察言以求其心此語極緊要近來讀諸先生說

話惟覺二程先生完全精粹愈看愈無窮不可
不詳味也來教有云平時徒恃資質工夫悠悠
殊不精切此可見體察之功某每思尊兄於尋
常人病痛往往皆無之此在資質固爲美然在
學問不可不防有病它人所有病痛却不干學
問事若只坐在此上却恐頽墮少精神惟析夫
義理之微而致察於物情之細每存正大之體
尤防已意之偏好事上一毫才過便是私意如要救正此人盡吾誠意以告之
從與不從固不可必也若必欲救正得便有偏推此類可見擴而充之則幸
甚幸甚相從諸人多長進者否有書來者各隨

其說以鄙見答之矣薛士龍及陸徐薛叔似諸君比恨未及識士龍正欲詳聞其爲人但所舉兩說甚偏恐如此執害事事功固有所當爲若曰喜事功則害字上　有病元晦數通書講論比舊尤好語孟精義有益學者序引中所疑曾與商確否但仁義中正之論終執舊說濂溪自得處渾全誠爲二先生發源所自然元晦持其說句句而論字字而解故未免　流於牽強而亦非濂溪本意也觀二先生遺書中與學者講論多矣若西銘則再四言之至太極圖則未甞

拈出此意恐更當研究也此間士子資質好有
意於學者亦四五人每教以着實於主一上進
步耳晦叔已兩來相見非久欲遷城居岳下相
識如胡廣仲伯逢亦留意但向來多是想像懸
度殊少工夫故病痛多不精進亦數有書往來
也孟子解雖已寫出其間毛病改綴不停正如
春草旋剗旋有且欲自家體當遽敢傳諸人見
錄一本它時欲奉寄求益也仁說所題數段極
有開警别紙奉報并後來改正處亦錄去祭儀
向來元晦寄本頗詳亦有幾事疑後再改來往

往已正令録去但墓祭一段鄙意終不安尋常到山間只是頓顙哭洒掃而已時祭只用二分二至有此不同耳家間方謀建家廟異時廟成定祭禮庶幾正當伯恭所考因來却幸見寄也它懷非遠書所可盡有便不惜寄音

又

自歸柢此亦既半歳省過矯偏但覺平日以爲細故粗迹者乃是深失銷磨雖庶幾兢兢焉惟恐乘間之竊發耳深味論語一書聖人所以教人與學者所當用力者蓋可以見着實務本乃

爲至要才不帖帖地便使有外之心也來書所自察向來之病其間有云以私爲公以情爲性者可見察之之精更宜深勉於篤敬之功也向來每見衣冠不整舉止或草草此恐亦不可作小病看古人衣冠容止之間不是要作意矜持只是循它天則合如是爲尋常因循怠弛故須着勉強自持外之不肅而謂能敬於内可乎此恐高明所自知但不可以爲小病耳語學者躐等之病鄙懷近來正謂如此敢不深思而謹之也今世學者慕高遠而忽卑近之病爲多此間

有肯來講論者今殊不敢泛告想渠輩聽某以
前說話覺得有滋味今却鈍悶若信得及却可
與講習也其言也訒之說誠然彼中諸人如何
今次寄來問目却覺子約會思量雖是泛然且
須令思量要是須從此過耳此亦是自己見得
曾如此也元晦仁說後來看得渠說愛之理之
意却好繼而再得渠書只拈此三字却有精神
但前來所寄言語間終多病兼渠看得某意思
亦老草後所答今錄呈但渠議論商確間終是
有意思過處早晚亦欲更力言之

又

學而篇數段甚有滋益三段已改過別錄去巧言令色章前已曾改今送言仁一冊去父沒觀其行却恐文意只當於居喪說若謂泛言行則父在固亦當觀其行但有所不得行要以觀志爲主耳論子思標使者之說甚有味停蓄鎮重之戒敢不深佩以不當憂責爲幸近世士君子墮在此病爲多此意殊不厚非惟先自隔絕無憂感通存心既爾若一旦臨事豈復更有力乎詳味考槃之詩與夫志在君也之辭使人三歎

也元晦向來詩集解必已會見其意謂不當剛
去前輩之説今重編過如二程先生及横渠呂
楊之説皆載之其他則來其可者録之如此備
矣而其間或尚有餘意則以已見附之觀魯論
中教人以詩為先蓋興起情性使人深篤於人
倫之際學者須是先教存忠厚之心也

又

某前月半間積寒成疾勢極危諸事亦已處置
順聽之耳一夕氣復諸證盡退蓋服熱劑灼艾
之力今幸已復常病中念平日頗恃差壯嗜欲

少故飲食起居多不戒生冷不避風寒此亦是
自輕觀鄉黨中聖人衛生之嚴豈是自私蓋理
合如是耳尋常忽略亦是豪氣中病痛也每得
來書未嘗無所開警所謂威儀辭氣間豈特兄
所嘗勉某日從事于此而每恐其不遠也曾子
所以告孟敬子者最爲親切每覺上蔡所解語錄
中所說猶似未精穩此要須自家子細下工夫耳
某自覺向來於沉潛處少工夫故本領尚未完
一二年來頗專於敬字上勉力愈覺周子主靜
之意爲有味程子謂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更

恁生求只平日涵養便是此意須深體之也氣
質居處之說甚善當深察之不敢虛來意此間
士子目今亦有向方者但看長遠如何文字小
小開解誠不濟事着實肯做工夫者乃有可望
耳去年聞從學者甚衆某殊謂未然若是爲舉
業而來先懷利心豈有就利上誘得就義之理
今已謝遣甚幸但舊已嘗謝遣後來何爲復集
今次須是執得定斷得分明不然猶有絲毫牽
滞恐復因循於它日也亦非特此事大抵覺得
老兄平日似於果斷有所未足時有牽滞流於

姑息之弊雖是過於厚傷於慈爲君子之過然在它人視我則觀過可以知仁在我自檢點則終是偏處仁義之道常相須要　義不足則所謂仁者亦失其正矣又如論朱元晦出處亦似未安周之則可受謂不使飢餓於土地只是來相周故可受今乃是受加之官寵豈有安坐于家而坐享之理元晦辭不敢當爲合義但當時說一二不同志者使之宛轉求遂已之請却似不須得如此添加耳更幸思之某舊在臨安已覺兄之病有此今復因此二事詳及推此可以

槩見也如何如何

又

來書所謂辭氣務令平和然實處不可回互此語盡之矣須見相識間有好爲調護審細之論退而察之其實畏怯名曰憂國恐只是爲身耳故臨利害則氣懾志喪而縈於寵利則不已焉知人之難恐不可以不察也盖直前妄發固爲不是然於所當然而不然又別爲之説恐終不免爲姦而已矣此論不須爲它人説思慮所及因來諭有發于中故及之耳

答彪德美

垂諭之詳再三誦之政所望於良友者但鄙意不能無疑如自滅天命固爲己私一段恐錯斷文句故失先生之意已於季立書中言之矣想必須見幸更深思平心易氣無爲己私橫截斷庶乎其有取也知言序可謂犯不韙見教處極幸但亦恐有未解區區之意處故不得不白如云夫子未嘗指言性子思中庸首章獨一言之此蓋是設或問之辭故以或曰起之然云指言則謂如天命之謂性是指言也其它說話固無

非性命之奧而非若此語指而言之也故於答
之之辭中引子貢之語以爲夫子之言無非天
命之流行發見也意則可見矣更幸詳觀却以
見教若夫辭氣不足以發則誠陋之故也來書
雖援引之多愈覺泛濫大抵是舍實理而駕虛
說忽下學而驟言上達掃去形而下者而自以
爲在形器之表此病恐不細正某所謂雖闢釋
氏而不知正墮在其中者也故無復窮理之工
無復持敬之妙皆由是耳某近來反復思之不
可不爲盡言惟天資慤茂必能受朋友之實攻

若忽而置之曰吾所得自高妙矣則僕亦不敢進說于前也然某之見亦豈敢以爲便是哉願更講之耳

答呂子約

來書猶未免欲速逼迫之病任重道遠要須弘毅爲先循循有常勿起求獲之意乃 理義固須玩索然求之過當反害於心涵泳栽培日以深厚則玩索處自然有力也勉之勉之平時病痛所貴求以銷磨矯揉之却不可徒自悔恨於胷中反添一病遺書中所謂罪己責躬不可無

却不可留在胷中爲悔是也希顏録舊來所編不甚精切顏子氣象但當玩味於論語中及考究二程先生所論則庶幾得所循求矣

又

諭及邇來工夫足見不輟但所謂二病若曰荒急因循則非游泳之趣若曰蹙迫寡味則非矯揉之方此正當深思於主一上進步也要是常切省厲使凝斂清肅時寖多則當漸有向進不可求近功也別紙亦各答去區區固未必能深益高明加以所懷非書可究惟幸深思有以見

復

又

所謂近日之病却不在急迫而懼失於因循此亦可見省察之功然此亦只是一病不失之此則失之彼矣以至於閨門之間不過於嚴毅則過於和易交游之際厚者不失於玩則失於過紛紛擾擾滅於東而生於西要須本源上用工其道固莫如敬若如敬字有進步則弊當漸可減矣楊龜山所舉富公崇深之說固爲有益於學者然特拈出此二字却似未穩更幸思之待

旁雜務于職所當任豈容少有厭煩忽細之意
惟主敬以立本而事事必察焉學之要也

答胡伯逢

中庸解錄未畢今先寫三段去大綱規摹如此也未知如何埀諭性善之說詳程子之言謂人生而靜以上更不容說才說性時便已不是性繼之曰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孟子言人性善是也但請詳味此語意自可見大抵性固難言而惟善可得而名之此孟子之言所以爲有根抵也但所謂善者要人能名之耳若曰

難言而遂不可言曰不容說而遂不可說却恐渺茫而無所止也知言之說究極精微固是要發明向上事第恐未免有弊不若程子之言爲完全的確也某所恨在先生門闌之日甚少茲焉不得以所疑從容質扣于前追悵何極然吾曹往返論辨不爲苟同尚先生平日之志哉熟甚近郊已復覺旱彼中何如更幾以遠業自重

答胡季立

垂諭足見講學之勤至所願幸某愚惟不敢不深潛其思時有所見亦未必是也惟願與朋友

共論焉夫天命之全體流行無間貫乎古今通
乎萬物者也衆人自昧之而是理也何嘗有間
斷聖人盡之而亦非有所增益也未應不是先
已應不是後立則俱立達則俱達蓋公天下之
理非有我之得私此仁之道所以爲大而命之
理所以爲微也若釋氏之見則以爲萬法皆吾
心所造皆自吾心生者是昧夫太極本然之全
體而返爲自利自私天命不流通也故其所謂
心者是亦人心而已而非識道心者也知言所
謂自滅天命固爲已私蓋謂是也若何所斷句

則不成文義失先生意矣更幸思之卻以見教

答胡季履

承諭觀史工夫要當攷其治亂興 之所以然察其人之是非邪正至於幾微節目與夫疑似取舍之間尤當三復也若以博聞見助文辭抑末矣此間士子輩觀通鑑嘗令先將逐代大節目會聚始末而觀之頗有意味如高祖入關滅項誅功臣之類皆作一門備其源流此亦編得有次第方欲取前輩議論之精者入於其間也

又

所諭讀書欲自博而趨約此固前人規摹其序固當爾但旁觀博取之時須常存趨約之意庶不至溺心又博與雜相似而不同不可不察也有所發明毋惜示教

答胡季隨

辱惠書審聞侍奉平達武林履候勝福極以爲慰諭及日讀二程先生遺書甚善要當平心易氣優游涵泳所讀其間談性命處讀之愈勤探義愈曉無恠其然若只靠言語上求解則未是須玩味其旨於吾動靜之中體之久久自別也

歸來所作洙泗言仁序主一箴錄去所要詩亦寫在別紙彼中過從謂誰歲月易邁人心易危華盛之地奪志者多惟敬自勉以承先世之業更祝厚愛所見所疑便中不惜頻示還轅當在何時耶

又

錄示序文三復足見所志雖然升高自下陟遐自邇善學者志必在乎聖人而行無忽於卑近不爲驚怪恍惚之見而不舍乎深潛縝密之功伊洛先覺謂學聖人當以顏子爲準的誠明訓

也德門令質惟益勉之

又

元晦所編遺書只是裒聚逐家所編全入之都無所刪也其間傳錄失指者固有之正要學者玩味耳若便刪去却殊無意味也得此等文字且當服膺沉浸其間未宜以已意直斷輕議也

又

所諭二先生遺書其間固有傳寫失眞者向來龜山欲刪正而迄未下筆要須究極精微無所憾者乃可任此未容輕議也今元晦所集皆存

元本在學者亦好玩味其間眞僞在我玩味之久自識別之耳所謂未容輕議者非是爲尊讓前輩盖理未易明不應乘快便據目前斷殺須是潛心若果下工夫方覺其未易也只據前人所辨亦須自家胷中自見得精神乃可不然亦只是隨人後賛歎而已某頃年編希顏録如莊子等諸書所載顏子事多削去先生以書抵某云其它諸說亦須玩味於未精當中求精當不可便容易指以爲非而削之也此事是終身事天地日月長久今十有二年矣愈覺斯言之有

味顧吾友深體之宅希篤沉潛之功以輕易爲
戒勉茂遠圖厚自愛

又

諭及曰閲致堂史論甚善秦漢以來學道不明
士之見於事業者固多可憾然其間豈無嘉言
善行與一事之得者乎要當以致遠自期而於
人則一善之不廢是乃擴弘恕之方而爲聚德
之要也正惟勉之名臣言行錄未有別本可寄
得之即附往但此書編得未精細元晦正欲更
攺定耳

又

承諭夸勝之爲害可見省察之功正當用力自克也克之之道要須深思夸勝之意何自而生於根源上用工銷磨乃善若只待其發見而後遏止將見滅於東而生於西也正惟勉之

季隨邇來下工如何聞時往見晦叔甚有講論否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要須深惟尚絅之義鞭擗儘覺有味也

又

邇來玩繹想自不廢有可見告者否若入浙因

一見伯恭甚善近來士子肯向學者亦時有之
但實作工夫耐久者極難得也且是要鞭擗向
裏如此下工方自覺病痛多耳
垂諭浩然之氣工夫正在集義當於慊餒處驗
之集義以敬爲主孟子此一段雖不説着敬字
勿忘勿助長是乃敬之道也

答陳擇之

伏蒙賜書陳義粲然重惟茲世講學之緒不絶
如帶有如高致感歎何勝而某荒踈不足以辱
來問姑以其所從事焉者試共論之左右謂異

端之惑人未必非賢士大夫信哉斯言也然而今日異端之害烈於申韓盖其說有若高且美故明敏之士樂從之惟其近似而非逐影而迷眞憑虛而舍實抜本披根自謂直指人心而初未嘗識心也使其果識是心則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是乃人道之經而本心之所存也其忍斷棄之乎嗟乎天下之禍莫大於似是而非似是而非盖霄壤之隔也學者有志於學必也於此一毫勿屑而後可得其門而入也然而欲遊聖門以何爲先其惟求仁乎仁者聖學之樞而人

之所以爲道也有見於言意之表而後知吾儒眞實妙義配天無疆非異端空言比也孟子曰思則得之又曰求則得之左右試取魯論所載精思而深求焉某也不敏尚庶幾切磋之益

答謝夢得

凡人之病必有受病之處雖風雨暑寒燥濕之不同而氣行無間隙不在焉惟其日引月長浸而不已故良醫之治病必先望其顏色切其脉理而究其腑臟之變以會其微而投之砭劑如郢人之運斤甘蠅飛衛之射發無不如意不幸

而秦扁和緩之不遇而至於病矣則將何救嗟乎病之在身猶將不遠秦楚之路而求以治之病之在心顧獨不思所以救之者乎左右謂病散在一身而莫知其病之處此惟弗察之故也語曰觀過斯知仁矣觀云者用力之妙也引繩而絶之其絶必有處左右試詳思而察焉凡心之病固多端大抵皆由其偏而作自一勺而至於稽天則若人雖生無以異於死也聖賢之經皆妙方也察吾病之所由起而知其然審處其方專意致精而藥之則病可去病去則仁仁則

生矣如某者蓋三折肱而未得爲良醫也方汲汲然自治之不暇而何以起人之廢哉孟子曰子歸而求之有餘師多言不足以答盛意

答劉炳先昆仲

某求去未得尚爾黽勉春來城南花柳每見夢寐中也聞昆仲相處益雍怡諸郎亦皆孝謹知公家門戶方昌未艾耳此間士人伍氏兄弟本章貢人亦以友睦爲鄉閭所稱重每延接慰勞用以風厲其俗也

南軒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五

詠[illegible]十詩

中